

奶奶的灯笼

□ 茹喜斌

一到正月,就会想起那红红的灯笼和奶奶的笑容,就会想起儿时闹元宵那热闹的情景。

元宵节是老家的大节日。除了有舞狮子、踩高跷那锣鼓喧天、欢声雷动的比赛外,最好看的就是家家户户赛灯笼的场面了。

赛灯笼是元宵节的大事,但不像现在买俩大灯笼、扯上个大灯泡,既省事又鲜亮。那时要扎灯笼。先把竹竿劈成一指宽的竹篾儿,再拿砂布打光。这还不行,还要开水里煮了烘干,这样竹篾儿才能韧性好、不生虫,今年用了来年还能用。扎灯笼是极仔细极讲究的活儿,几乎家家户户从过罢大年初五就开始张罗起来,因为正月十五赛灯啊。这时便是满街攒动的人头,满街涌动的人流,于是,我们小小的县城就浸在了流光溢彩的欢声笑语里。想想啊,如此的情形里,那灯好灯赖就好比人的脸面:灯笼漂亮,主人自是风光无限;否则就只能是灰头土脸了。

因此,每年一过了大年初五,奶

奶就开始忙活起来了。奶奶那双小脚能“腾腾腾”踩出一溜的风声来,嗓门儿也格外亮,进进出出时满脸的褶子都像山菊花一样灿烂了。

奶奶先是给孙子、孙女们扎小灯笼。小灯笼都用上好的竹篾儿和红纸甚至是红纱布做成。有跳龙门的“鲤鱼”,有威武的“公鸡”,有俏皮的“猴子”,还有贼不溜秋的“老鼠”……总是让我们又争又抢,闹得面红耳赤。可是一到元宵节晚上,我们就结伴挑灯满街里乱窜,引来一串串赞叹。于是,那种快乐和得意就写在了我们红彤彤的脸蛋上了。

奶奶最擅长扎“跑马灯”。每年我家大门口除了两个大红灯笼外,最招惹人的就是“跑马灯”了。那灯直径尺五有余,高则几近三尺,中间燃了硕大的蜡烛时,就会翩翩地转出些“神话故事”来。比如穆桂英挂帅、花木兰从军、孙悟空大闹天宫,或是关公扛大刀、嫦娥奔月、老鼠嫁女……那形那神,那魂那韵,栩栩如生,活灵活现,每每都会引来无数惊羨的

目光。

扎跑马灯的关键是剪纸人儿。奶奶手巧,买些花花绿绿的纸,坐下半日就有了“各色人物”。我时常疑惑那些纸人儿原本就是趴在奶奶剪刀上的,要不怎么剪刀尖儿一动,他们就急不可耐地“跳将”下来呢?奶奶剪纸人儿,只求神似不求精雕,便有了朴拙的美。比如“嫦娥奔月”,并不见那眉那眼,却有着腾云驾雾的轻盈与缥缈,那衣袂、那长袖、那圆月,总给人朦胧的诗意、逼人的美感。

奶奶生前扎过的最后的灯笼是龙灯。那龙灯两丈多长,有着高昂的头、刚劲的爪和满身闪烁的鳞光。那晚,奶奶亲自在龙肚子里插了几十支蜡烛,然后带领我们走上街头,指挥我们这些孙子、孙女们翩翩起舞,引来了众多观赏者和满街的叫好声。元宵节过后,奶奶仔细地把它收在了楼上,其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不曾忘记奶奶的灯笼。在我心里,无论什么样的灯笼也比不上奶奶的灯笼。

元宵节

□ 李惠艳

置身于炫目的火焰中
所有的仰望
都有了望眼欲穿的芬芳

置身于红色的氛围
所有的愿景
都有了春暖花开的渔火
和余音缭绕的幽幽乡情
以及抑扬顿挫的美丽传说

置身于火树银花的不夜天
所有的聆听
都有了圆满和谐的味道

那盏盏灯笼的诠释
都是奔放的星辰
所有的跋涉
都有了怒放的色彩
以及踏雪无痕的神韵

七绝·汤圆

□ 刘小燕

馅大皮薄软糯白,
吉祥美满暖心怀。
消得三五上元夜,
小小汤圆入饕来。

闹元宵

汤青 摄

盼元宵

□ 郭华悦

小时候,并不盼着过元宵节。那些年,每年过了除夕,心里就开始发愁了。小孩子们多盼着能多玩几天啊!可过了年,所有的热闹都慢慢画上了句号:接着,便是开学,读书。大概到了初八前后,就得开学了。不管你愿不愿意,时光的脚步总不肯放慢。

开学一个星期后就是元宵节。那会儿,还处于假期和学习的过渡期。人懒洋洋的,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年的热闹过去了,学习的紧张迫在眉睫。在这种时候到访的元宵节,自然也不受欢迎。

到了如今,年过不惑,反倒喜欢起元宵节这个日子。

过年前,天气骤寒。越到中年,越是怕冷,相信这是多数人的亲身体验。而到了元宵节前后,气候开始转暖了。有时阳光明媚,俨然是春暖花开的景象。这也让我对元宵节有了改观:一过除夕,就盼着元宵节的脚步再快点,再快点。

而喜欢元宵节的另一个原因,是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团圆日。

年轻的时候,对“团圆”这个词儿没有太多的感触。那会儿,满心都是对外面世界的憧憬。外头的缤纷

世界,让那颗不安分的心跃跃欲试。对于团聚,总觉得可有可无。毕竟来日方长嘛!

可到了如今,人生的轻舟已过万重山,才发现世上最美的,还是“团聚”二字。外头的炎凉世态,人情冷暖,都被这两个字摒绝在外。只要是一家人团聚,再寒冷的冬天,也是暖的——身暖,心亦暖。

到了如今这个年纪,上有双亲,下有稚儿,一家团聚,和乐融融。听着父母说久远的事儿和儿女们说说未来的憧憬,这样的时光怎能不令人盼望呢?

